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至七十二

員外郎臣顧宗泰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

七月辛酉阿桂奏言昨前奉

諭旨以科多新橋等處賊衆甚多且係阿桂後路必須盡行勦洗即查六月初三初四日接到劉秉恬等來札即擬侍衛章京將領等帶兵接應彼時原以溫福劉秉恬後路如果難通當擬親自帶兵前往勑敍嗣於初五六等日連報科多新橋等處均被

搶掠則是河北路已截斷又聞鳩瑪爾里等寨降番均有動揺則河南之路亦俱梗塞除分遣官兵勦殺外其色木則古嚕僧格宗等處賊復合力肆擾而當噶爾拉山梁不時乘夜偷刼是時臣營盤內只剩川兵一百七十名實已無兵可抽足以開科多新橋等之路而西路正當失事之後傳言日多衆心滋惑臣斷難移動且美諾及鄂克什同時失守兩金川賊番全力聚於南路後路綿長雖有

防兵處處單弱可虞此臣從前不能分兵前往美諾等處之實在情形也至於南路一帶西山梁後則皆毗連金川東山梁後則與小金川之汗牛相接羊腸一線百餘里中皆係小金川賊徑與金川在在可通其中險窄異常者有數十處只就其最緊最要之隘口量撤官兵防守即如僧格宗一處係在納木覺爾宗溝口以北地居色木則崖之下三面皆有賊人誠如

聖諭兵少則於事無濟兵多則兼顧較難現將思紐翁古爾壟甲爾木直登梅列等隘派兵佔住則將來進取僧格宗亦易於得手臣在南路日久所有巴旺布拉克底革布什咱明正各土司相習已慣駕馭已熟伊等亦頗為心服並以臣為可恃是以各土司仍多派兵協同防守初無觀望之處今臣於分兵防守後所有番人番衆甫經寧帖尚宜示以鎮靜加意撫綏臣現將

大皇帝業已撥派各省精兵數萬並調八旗勁旅數萬
前來務將兩賊酋一併誅磔反復開導察看數日
來伊等情形已俱安帖又告以本將軍此行要與
各路將軍大臣面商必滅金川事宜約計往來為
期兩三月不等汝等果然盡心守禦如有賊衆滋
擾即行勦殺
大皇帝必重加
恩典與本將軍身在此間無異伊等聞言始皆欣喜放

心臣於十五日起程馳赴省城將趕辦舊兵軍裝器械新兵分路遄行之處與在省督臣商定即由桃關出口前赴西路軍營亟為整頓並議定道路候新兵一到奮力前進

阿桂又奏言查鄂克什官寨地方險要且有南面之木闌壩北面之美美卡互為犄角將來進勦之際自當仰遵

聖諭先將小金川地面肅清分兵嚴守但如美諾未失

則侯新調官兵會集于此分頭勦洗尚易為力今美諾鄂克什相繼失守將來新集兵丁自應令南路從河南一路前進攻打美諾北路從別斯滿前進攻打底木達布朗郭宗而正路官兵進取鄂克什官寨雖別斯滿一路山徑亦殊險峻而撥兵從此道前進可以分賊酋力量其不虞其由彼潛出抄截後路其綽斯甲布一路或酌留大員為牽綴金川之勢大局事宜如此統俟臣馳抵西路就舊

兵及新添各兵力量與諸臣詳悉妥商另行具奏

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飭諭各土司以天朝新添滿漢精兵數萬務在必滅金川俾安番衆之心並可仍資其力甚屬合宜至所稱新兵漸集應分三路進取此時先須收復小金川自當如此籌辦看此三路中鄂克什既為正路尤關緊要且日隆等處現有之兵多係潰退之餘心多怯懦尤不可不亟為振作鼓舞

以期奮勵阿桂自應在此一路領兵令色布騰巴爾
珠爾為參贊大臣其別斯滿一路令副將軍豐昇額
統兵以海蘭察為參贊帶兵進攻至南路統兵尚需
副將軍一人如阿桂因明亮在營辦事年餘於各土
司已能駕馭可勝此任即令明亮為副將軍富德為
參贊大臣若阿桂以富德久經練習於統兵之事相
宜即令富德為副將軍明亮為參贊大臣帶兵由河
南一路攻打美諾惟在阿桂熟思妥酌總期於事有

益據實奏聞請旨其攻打美諾似當從後山由上壓下前已於圖内貼説諭商阿桂當臨時酌量妥辦至進攻鄂克什之兵一經攻得亦應量度彼時情形或即進取明郭宗與美諾一路會合或明郭宗已經克復即并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為甚便總在阿桂相機妥酌而行又所稱綽斯甲布一處酌留大員攻打並為牽綴金川之勢現今宜喜軍營仍令駐兵不動以鎮撫綽斯甲布兼就所有糧臺砲局在彼防護以

待分兵進勦金川之計自為一舉兩得今豐昇額既
令往別斯滿一路統兵其宜喜軍營自當令舒常在
彼駐守昨已諭令伍岱馳赴豐昇額軍營豐昇額往
別斯滿進攻時或帶五岱或帶馬彪同往聽其酌量
帶用其大板昭一路前恐僧格桑尚在小金川自當
派兵斷其歸路今阿桂又聞其已回金川若果其言
可信大板昭係通金川之路只須於要隘派兵防禦
即無虞賊人軼出滋事設或僧格桑仍在小金川則

大板昭仍須帶兵堵截嚴防勿使竄逸亦在阿桂確
訪行之又五福奏先領副將西德布等帶兵速回丹
壩分駐防守五福仍前赴梭唐一帶查察糧站並駕
馭土婦卓爾瑪及大小頭人百姓安靜住牧並令將
通金川卡隘派兵加意防範等語所辦甚好前諭賞
給卓爾瑪名號緞令大員往彼傳諭奬勵計五福
到彼正可辦此事俟此事畢後仍回丹壩駐守實力
嚴防又新調黔兵一千屢經傳諭令赴豐昇額軍營

備用今據文綬奏頭起點兵於七月十六日到省已

照阿桂所奏陸續赴西路聽用等語計此時可抵日

隆自不應調往宜喜致令往來僕僕想阿桂到彼必

能妥辦若阿桂未到時點兵業已改赴宜喜亦即聽

之若留而未行則令阿桂於湖南雲南兩省兵量其

先到川省者派兵一千速赴宜喜其西安荆州滿州

兵亦就其先到者撤一千往宜喜豐昇額處添此二

千新兵亦可敷用俟將來分路進勦金川應撥若干

赴綽斯甲布一路阿桂至時再行酌辦至現在收復小金川三路進兵每路應添派兵若干並酌阿桂妥酌派撥

同日阿桂明亮又奏言查金川狡惡異常臣等詢問脫出之土兵等均稱賊酋兄弟侵佔底木達布朗郭宗即挾僧格桑同來至一得各處隨派金川賊目監領小金川番人一同駐守及窺伺當噶爾拉亦與僧格桑同行比至回巢之日將金川賊衆

分守各隘仍挈僧格桑以歸且聞賊酋凡弟此時待僧格桑雖照常給與口食而其左右已盡換金川之人是賊酋令僧格桑來至小金川故地不過爲勾煽降番之計其實已將小金川自行佔據而視僧格桑爲腐鼠孤豚賊酋於西路一帶所得銀緞鉛藥馬匹糧米物件爲數甚多小金川全境除僧格宗以南尚爲我兵駐守外其餘已均被佔業經遂其所欲且當噶爾拉後路均駐多兵如來滋

擾斷難得利因思與其盡力死鬬不如詭詞懇求

布冀

天朝萬一撤兵便可保其所有便可永佔小金川地且以此誇壓各土司鬼蜮伎倆實堪痛恨據各土司頭人等稱

天朝力量之大賊酋原所深知今已志得意滿自不肯再為速禍之事或獻出僧格桑以求免死亦未可定如果謊出既可先行誅磔逆酋以快人心而小

金川亦更易於收復將來攻勦金川亦辦理較易
等語查各土司等志在必滅金川以除後患而於
臣等不滅金川不休之心俱能深信不疑故有是
請但此總在整我現在之兵力以專俟新兵之續
至臣等現將分路進擣機宜竭力籌辦務期擒馘
兩酋勦洗醜類奏入報
聞
同日文綬奏言臣欽奉

諭旨添調吉林兵一千西安駐防兵二千荆州駐防兵一千令臣先期籌備臣查各省緑營兵丁均係步行其運送軍裝器械等項需用人夫分飭各屬添雇按照口内口外站數飭催赴站不致遲悮惟京來官員兵丁及所帶跟役口内應給騎馬逐站更換照例雇備民馬為數煩多雖經軍需局酌定每站安馬五百匹檄飭經過州縣雇辦並令附近州縣幫雇協濟但川省馬匹實屬短少且往來馳送

為日甚長恐勞傷倒斃添補之數實多不無竭蹷

前護陜撫臣畢沅奏明雇辦長騾四千自賫雞直

送成都原為馱送行李之用臣現飭各屬除儘多

雇民馬應用再寬備人夫倘站馬不敷將行李用

夫擡送替出陜騾湊給兵丁乘騎毋得缺悞其自

雅州灌縣以西所需長馬查金川舊例京員各按

品級給與長馬五六疋不等其官員跟役各按應

騎馬數每疋折價六兩較之西例已大節減今酌

定除各官跟役仍折給馬價外其本官應得驛馬
各按品級仍照舊例實給如有因口外不能喂養
情願多折者仍聽其便統計官員所用馬匹約需
一千數百匹現在飭屬分途採買趕解灌縣雅州
應用至到營以後官兵應得分例及馱馬跟役數
目遵照歷次部咨均依西例辦理其官兵沿途廩
給銀兩令地方官照例開支總交領隊官散給至
兵丁尖宿飯食臣現飭地方官照向例代為辦給

聽各兵買食以免稽滯出口以後已經支給鍋帳仍給口糧聽其自辦咨令領隊大臣曉諭約束毋致煩擾滋事至各路督查彈壓大員查灌縣桃關為出口總滙且須散給長馬臣現在省城督辦一切應調永寧道蘇爾通阿改駐桃關其南路雅州亦應支放長馬現將署順慶府知府沈清任委赴雅州帮辦其餘京兵所過地方差務較繁均添派僻路州縣及候補試用人員分頭協辦臣仍隨時

董率所屬妥速經理奏入

勅令軍機大臣速議當經軍機處議奏查此次所派滿洲官兵前赴軍營先經畢沅奏雇備陜騾五千直送成都交卸後令將原騾緩程押回陜省各還本家收養是川省城都以北各站或因站馬不敷該督請酌量用夫擡送替出陜騾湊給兵丁乘騎尚可通融酌辦其抵成都後此項騾頭即須交還陜省押回未便又為扣留備應差使致令疲乏累民

至該督稱官員等長馬應照川例實給約需購馬一千數百匹等語查上年成都旗員出口俱騎本身例馬此次帶滿洲兵官員原不能悉照川省舊例按品級馬以致運供料草轉多繁費自應酌量折給馬價為便該戍所需騎馬一千數百匹及在途疲瘦應行備換者川省不及購辦昨經臣等議將荊州駐防兵騎馱原馬一千數百匹留於成都交文綏通融備用川省添有此項馬匹無虞不敷

應令該督悉遵前次所奉
諭旨及臣等原議酌量妥辦餘均如所請辦理奏入
上從之
同日文綬又奏言查軍糧一項經臣與富勒渾設法趲運每日西北兩路桃關出口之數約有三百餘石目下接濟有餘而將來兵數日增各路所需糧米為數愈多乘此秋成必須預為籌辦臣擬仍照上例採買三十萬石以裕儲備但目下市價每

石二兩上下殊難購買查綽斯甲布一路儲備充
盈南路軍營尚有章谷存米一萬五千餘石可資
兵食現將爐城存米源源趕運可期接濟惟西路
新舊運到明郭宗各站之糧已俱焚棄其中亦有
已到未收者商人因被累裹足不前即日大兵雲
集需糧最關緊要臣現於城都先照時價採買二
三萬石招商運赴西路暫應急需不日秋收米價
平減即買足三十萬石招商分路輓運至火藥一

項查卧龍闗等站原各貯有數百倍又楚黔二省協濟火藥接續到來加以本省自行配製現飭兩標中軍加緊發運足供取用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文綬奏稱西路新舊運到明郭宗等站之糧悉已焚棄其中有已到未收者商人被累裹足等語此項軍糧前經富勒渾查奏共有四千餘石當大兵撤回時倉皇焚棄以致米價運價均無著落應於各員名下分别著賠業經降旨交該督等查辦

至商人等業已運送到站第因未經驗收致各商運價無著令受賠墊之累既非所以示體恤於理亦未平允所有各員賠還之項自應查明原運商人令其領給毋許吏胥從中尅扣但恐各員未能全數賠還拖延日久徒使衆商受虛名而無實惠該督等轉不妨照運價酌量減半或減去幾成俾各員迅速賠完而商人得早到手該督等明當明切曉諭衆商此係意外之失無可如何皇上不忍爾等賠墊令於承辦

各員名下償還又恐為數過多該員等不能一時清楚仍令爾等久累是以本部堂等酌量減數給還此等優恤之意爾等得之望外自不得復錙銖計較如此剴切宣諭現在之商自必感悅向後商運亦不至觀望不前並著富勒渾大綬妥協籌辦具奏

八月壬子豐昇額舒常奏言竊思攻勦兩金川大板昭一路之兵實不可少但此時海蘭察若仍在美諾而阿桂亦赴彼處臣等自應遵

旨速往大板昭勦除逆衆先廓清小金川之境目下海
蘭察等業已退守日隆阿桂孤懸於當噶爾拉是
以移兵翁古爾壟即使將綽斯甲布一路官兵全
數帶往不足六千名既無夾攻之勢且偏師難以
深入與其駐守在彼以待加添之兵莫若暫留此
處與賊相持不特賊酋不敢鴟張並可安綽斯甲
布之心兼可與阿桂處聲息相通隨時妥酌俟繼
調之兵陸續到日臣等與阿桂熟籌應由何處進

勑再行前往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奏現仍駐兵宜喜與朕意適合且不拘泥前旨甚屬可嘉惟後路關係緊要已屢諭添兵前往並飭阿桂妥為籌辦照料今豐昇額奏與阿桂處聲勢相通得以隨時酌商則由宜喜至章谷一帶後路可以無慮其丹壩至三雜谷一帶在在與金川賊境毗連俱係宜喜後路不可不實力防範業經諭令五福仍駐丹壩加意嚴防其官達色所

帶之兵並令豐昇額調回宜喜備用豐昇額自當隨
時妥為措置至宜喜一路即使能得賊碉亦只可於
山頂駐守不宜深入此時距分勦金川之期尚需數
月既不便頓兵不動致隳士卒銳氣又不宜不審利
害隨時攻撲賊碉為當差塞責之舉必如何方為妥
善亦著阿桂悉心籌畫通知豐昇額酌辦至目下收
復小金川自以西路為要葢西路中又兼鄂克什別
斯滿兩路自非阿桂不可昨已將應派副將軍參贊

何人在何處進勦之處詢商阿桂令阿桂即日將抵

日隆而各省所調之兵尚未調齊阿桂酌看情形或

可先帶兵移駐資哩仍于臨進時將各路應用兵衆

派調停妥一面通知豐昇額馳赴别斯满訂期會勦

以便迅速集事或豐昇額不便調來即當另派大員

領兵前進惟在阿桂妥酌而行頃檢閱將軍印譜内

定西將軍印係順治年間將軍愛星阿征勦逆賊李

定國等追擒至緬甸時所佩帶成功甚速最為吉祥

因即授阿桂為定西將軍並將愛星阿曾用之清字
原印遞送部由驛遞送阿桂即祇受行用迅奏膚功
乙丑阿桂奏言番地山高路險一夫當關之處隨
在皆有當噶爾拉軍營深入賊境幾二百里賊若
據截後路一兩處官兵即難得出是以不得不就
目前情形酌量撤出另為整兵復入之計今自思
紐翁古爾壟距章谷尚有五站此一帶內如真登
梅列甲爾木以及墨壟泥壟噶爾金約咱扎哇窠

卡了邦科索布大寨章谷等隘口分兵防守較之
上年更為嚴密賊酋既難施其鬼蜮伎倆而一俟
應進之時即可前進恢復不必另籌接應臣已行
文色布騰巴爾珠爾富德富勒渾等毋庸前來俟
臣面見時再為籌辦至富勒渾等前稱續調黔兵
一千名約于日内可抵省城臣即令其趲赴日隆
等處是西路防守有資亦可無虞搖動昨豐昇額
已將不須撤兵之處詳悉具

奏惟是此次賊番于木果木及美諾等處獲有大砲所得火藥更多現當驕恣之時竟爾運往施放亦未可定或將山梁上最近賊碉之營卡暫為收進蓄銳養精俟新兵到後各路齊力大舉似更得要併已密札致豐昇額聽其酌辦再五福前奉

諭旨令其馳赴大板昭現又奉

旨令五福仍駐丹壩查丹壩所駐官兵雖少而此一路與綽斯甲布軍營實有犄角之勢且進兵時固須

先定小金川而日旁宜喜等處亦不可無兵分勦
以為牽綴之局五福現已遵
旨仍回丹壩駐札是今各路大局均已粗定總為上緊
整頓西路舊兵並通籌全局議定道路俟各處新
兵到日尅期迅進以成擒渠掃穴之功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收復小金川之舉西路尤為緊
要而西路又分鄂克什別斯滿兩路其中通賊徑隘
極多自非阿桂帶兵不可而別斯滿一路或令豐昇

額前往或另派妥員昨已諭令阿桂酌辦其南路情
形現據阿桂奏真登梅列甲爾木以及緊要隘口均
屬我兵據守一時應進之路即可前進俟復看來南
路進攻尚易前已諭商阿桂或將明亮為副將軍富
德為參贊或以富德為副將軍明亮為叅贊令其妥
酌覆奏定奪是南路統兵之人亦有定局且明亮於
彼處路徑已熟阿桂尤當在西路及早調度約計新
兵到營足敷派用即可會期進勦專盼捷音又據奏

上紫整頓軍營舊兵並通籌全局議定道路剋期迅進似將來應進之路阿桂胸中已有成竹朕意今年所攻之當噶爾拉功噶爾拉兩路賊人守據甚堅若再從此兩路進兵仍屬無益即宜喜軍營亦未能得力此三路只可為牽綴賊勢之用究須另覔別路進兵就圖中形勢而論三雜谷及丹壩似較易進不知實在如何或此外更有勝于此路者諒阿桂自必籌之已熟軍營一應機宜朕惟阿桂是倚阿桂亦更無

可諉惟當宻為妥籌迅速具奏以副朕望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一

八月丁卯

上諭内閣曰前因温福在軍營漫無調度倉猝遇變輕以身殉致文武員弁兵丁同時陷没揆其失事之由皆因温福之倉皇失算以致折將損兵其死乃由自取豈可復邀五等之封已將賞給伯爵銷去昨巴雅爾至熱河詢及木果木軍營致潰情形據稱温福性

福而慢參贊以下之言概置不聽又不察地勢之險易不知士卒之甘苦常令攻碉多傷兵衆其實並未得賊人緊要碉卡安營之處復距水甚遠平時既不得人心臨時又全無措置以致于潰令富興至行在復面加詳詢據奏與巴雅爾所言大率相合又所稱不恤兵力常令伐木運石築柵砮卡且派撥萬餘兵分守千餘卡以極盛兵力散處零星均歸無用實為失策又分派各路將領時溫福營中除德爾森保外

不留御前及乾清門侍衛一人恐於朕前洩其情狀是溫福竟敢意存欺罔實出情理之外前因溫福在烏魯木齊辦事認真率兵勦捕倡亂賊犯且曾隨兆惠等在軍營閱歷因命其由滇入蜀統兵伊甫至軍營即攻克巴朗拉收復達木巴宗等處軍勢大有起色因即擢任大學士並授為將軍伊亦頗知奮感初不料其蹤妄乖張失策僨轅一至於此使其身尚在即當立正典刑以申軍紀今已沒於王事朕斷不肯

追治其罪惟諭阿桂豊昇額當引以為戒不可蹈其覆轍並自悔前此悞信其言不發滿洲勁旅惟有引咎自責仍不欲以事後諉過臣下所有應得世職仍著該部照例給予並將此稱行通諭知之

同日彰寶奏言此次奉調滇兵二千計至七月二十四日可至川省之赤水河臣現飛催提督常青即由騰越起程馳驛遄行一與滇兵遇見帶領迅赴打箭爐一路復飭管領滇兵之副將巴福書參將

熊擊柱亦赴打箭爐一路聽候調用奏入報

聞

戊辰阿桂奏言七月二十一日臣抵黃泥鋪適富

勒渾遵

旨前接應並順道查辦糧務人夫據富勒渾送閱海蘭

察等咨文博清額普爾普已帶兵五百名由木坪

一路前來接應查臣南路官兵業已扼據險隘以

備整力再進並無需於接應而西路官兵屢屢奔

潰實未可恃是以臣令將續到黔兵一千名亦派往協同駐守所有此項官兵五百名臣已令博清額等仍由原道回赴西路軍營至此次所調滿洲官兵入川臣過省時與文綬等面為籌酌務使地方不擾而官兵行走仍無虞於阻滯奏入

上嘉之

同日阿桂富勒渾奏言賊番自跳梁以來南路章谷一帶後路綿長是以臣富勒渾派撥川兵三百

名新兵二百名並於民壯内揀派四百名遣赴軍營聽候調用令臣阿桂已將章谷各處防範周密其自章谷以至打箭爐皆明正土司所屬只須於現有兵丁之外酌添以資守護惟查革布什咱地方多與賊境毗連雖有漢土官兵千餘名分布防守聲勢不免單弱而丹東一處東接吉地西通綽斯甲布之木池該處原有之兵亦爲太少臣等即將川省制兵二百五十名交原領之遊擊程萬年

帶往丹東協同駐守庶可以絶賊人窺伺而於綽斯甲布軍營通章谷一帶之後路亦更為有益至打箭爐雖距兩金川稍遠并尚隔明正巴旺布拉克底革布什咱各土司之地但係軍營往来咽喉當此軍務殷繁現存之兵實不敷用應于撥到壯丁四百名内派二百名交泰寧協副將哈廷樑留於打箭爐與各兵一體差遣巡防其餘二百名添派於章谷以内各糧台同原有之兵實力防護至

此後應派南路之新到官兵臣阿桂謹遵

旨酌撥打箭爐及東谷剛察茂紐等處暫一為存駐俾伊等就近支糧既可稍省輓運之費而一旦調撥亦為容易且於後路一帶兵勢更為壯盛至甲金達一處近經臣富勒渾于調到新舊兵內派往二百五十名防守但甲金達距賊尚遠而山下牛廠一處近通小金川木布爾桑岡更為緊要海蘭察等雖已撥兵防駐為數不敷臣阿桂已面交博清

額普爾普令其經過甲金達時查看情形將此項新舊兵二百五十名即改撥于牛廠併力防範奏入報

聞

同日富勒渾奏言臣於名山縣途次接奉

上諭令分兵前後續進往迎阿桂茲臣行抵滎經縣之黄泥鋪站迎見阿桂據云章谷以外至翁古爾壟谷要隘俱經安設重兵防守嚴密其自章谷以内

至打箭爐一帶臣原擬安設兵丁民壯護守糧台現復與阿桂商酌視其地方緊要處所分別增改添設至於南路台站夫馬口外現有臬司李世傑口內現有鹽驛道杜玉林分段督辦其打箭爐一經臣派有知府副將等督兵防守足資彈壓惟查西路自桃關至巴朗拉一帶最關緊要且現在添調滿漢官兵將軍大臣等齊集此路定議分兵一切應付及籌辦事宜均須預為經理臣現在馳赴

桃關巴朗拉一帶會同劉秉恬督辦一切首子順過省城時面與文綬商酌奉

旨招商運糧各事悉心經理奏入報

聞

同日文綬奏言查京兵入川自成都赴軍營原擬在桃關雅州兩處折與馬價令其步行第自成都至桃關程站無多而自灌縣以西道路即多陡仄馬匹不能得力沿途又須饋運草料應令即在省

城折給馬價聽其自便更為妥協其大小官員亦
併于省城照例分别支給騎馬並折支餘馬以歸
畫一奏入報
聞
庚午
上諭軍機大臣曰看来小金川賊人屢經官兵殲戮所
存自不能多即金川賊人代其守拒不過每處留数
人相助是收復小金川之事尚屬易辦令兩安駐防

兵二千計可先到軍營荆州兵亦當繼至其雲南湖廣陜甘等省之兵亦應接踵而至阿桂于兵丁到時計數分撥以為收復小金川之用一即當定期進兵迅速克復不必俟京兵到彼致稽時日至進勦金川之事就現在地圖而計似由三雜谷一路進兵較勝即或賊人亦據險抗拒諒與當噶爾拉昔領等處相做而進兵後路則較為放心何不酌用此路又正地一路應由革布什咱進兵令章谷一帶派兵嚴防其

後路亦為安妥與金川尚隔大河不逼近噶拉依勒

烏圍兩處賊人守禦必不甚嚴或可乘其不備攻得

碉卡再渡河勦賊似亦出奇之一法但不知此一路

路徑險易及碉寨多寡若何阿桂應已詳詢得實著

再諭阿桂確按地形迅速熟籌妥酌密奏又收復小

金川之後其地亦係進攻金川後路但昔嶺及當噶

爾拉俱係仰攻不能得力只可派兵牽綴賊勢至進

兵之路既添或續調之兵尚不敷用阿桂不妨奏請

添派若干勿致臨時再請徒多延緩也

臣等謹案功噶爾拉及昔嶺原係一道雪山攻過山梁即可直壓賊巢進攻本屬捷徑惟因雨雪連綿危巒叠嶂形勢險峻且官兵前經挫失不免望而却顧又分守後路驛站糧臺所費兵力亦多我

皇上於道路未定之先即

諭以現在地圖由三雜谷進兵較勝臣阿桂得所遵循

困於谷噶一路熟籌深入而德爾拉諸處糧運所經俱在三雜谷境内是以軍營後路既可肅清而賊番抄截伎倆自無所施也

同日劉秉恬奏言查木果木失事後派往阿斯通領兵之守備王汝衡出卡拒敵被賊殺死臣詢之各兵衆口僉同其在底木達等處帶兵之遊擊錢國佐據已出兵丁報稱當時被賊砍死馬爾邦帶兵之遊擊陳聖矩因賊人圍困與其子用火自行

焚死大板昭帶兵之守備武丕爵據已出將弁報稱當賊番搶卡之時鎗傷陣亡又據跟隨董天弼兵丁稟稱董天弼於六月初一日夜由營盤移赴底木達碉寨時路遇賊番石腋中鎗走至碉旁菜園身死奏入

上勅部知之

甲戌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富德奏言查現調各省大兵接踵前來自當乘此銳氣俾其及鋒而試

但進兵之始務須先操必勝之算則兵氣始揚以此時軍事而論自當先辦小金川而進勦小金川自當以路頂宗鄂克什明郭宗為正路其右山之兜烏左山之策卜丹稍遠之本布爾桑岡再遠之別斯蒲大板昭等處皆可進兵然路多則需兵更多今于一路之中酌分兩三路自不可少皆須新兵應用計所調名省緑營兵除調黔兵一千外共有八千名臣阿桂悉心核算南路官兵共有一萬

二千餘名若再加四千似可敷夾擊之用而西路官兵當此潰散之後即再加四千名尚恐不能得濟現在續調黔兵一千名計至八月内既能陸續抵營侯臣等齊赴達木巴宗日隆一帶審察情形并訪問于熟悉路徑之人悉心公同籌議再行具奏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桂奏此時自當先辦小金川以路頂宗鄂克什明郭宗為正路等語與朕所見適合

此路既關緊要自當令阿桂在被統兵進勦而以色

布縢巴爾珠爾為叅贊至南路副將軍必得妥協之

人方於軍務有益明亮在南路軍營二年於將士等

接洽地勢番情亦皆諳習自應令明亮為副將軍富

德為叅贊一同進勦至所稱右山之兜烏左山之策

卜丹稍遠之本布爾桑岡再遠之別斯滿大板昭皆

可進兵等語此等皆係西路軍營之地于其中酌分

數路並進自不可少前因別斯滿一路就圖而論可

通美卧溝底木達等處似為尤要曾諭令豐昇額在彼統兵而令海蘭察為參贊豐昇額現駐宜喜以便將來進勦金川自不必復行調動當於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二人内酌擇一人在彼帶兵著阿桂悉心妥酌具奏至所稱南路官兵一萬二千餘若再加四千可敷夾擊之用西路官兵當此潰散之後一即加新兵四千尚恐不能得濟等語是阿桂猶以兵數為不足但彼止就陜甘滇楚之八千兵而計其新到

續調之黔兵一千名到營之黔兵二千人尚未算入
又西安荆州駐防兵三千亦可陸續到營又成都自
願随征之駐防兵五百應早已往通計共一萬四千
五百名除酌軍營一千應用外尚可存兵一萬三千
餘名就西南兩路兵數多寡核計分撥似現在收復
小金川已足敷用原可不必俟京兵到齊再辦仍著
阿桂實力妥籌即行奏聞
乙亥阿桂奏言據官達色禀報大板昭一帶陸續

脫出官兵五百餘名大半均無器械已令其將各兵送至桃關俟辦給軍裝器械再赴西路仍令各歸本隊並查明此項兵丁有無傷病不宜留營或係在大板昭一帶防守被遮或即在木果木等處潰散到拘賊境是否在海蘭察等所查未出三千餘名之内均須逐一辦理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等兵丁從賊境脫出大率胆怯而心驚不堪復用且其中從木果木等處軍營潰散者

多著交阿桂逐一確查如其中有在木果木倡逃者
查訊得實即應正法若係潰散之衆亦當照前旨分
省發遣即或實係傷病並非打仗者可比不得復援
隨征優恤之例自當發回本籍革退名糧不必官為
資送並不當令其子弟等補缺阿桂務須確實嚴查
分別妥辦

同日豐昇額舒常奏言查宜喜日旁二處宜喜山
高風大現已下雪日旁山不甚高糧站即在山坡

若於山梁立有大營亦足保護糧站臣等酌於宜喜山梁建造碉樓俟築成後即交綽斯甲布看守至宜喜後路頭站泥峙罔地方在於山頂山根即係覺木交此二處之兵若亦移駐日旁則覺木交所駐糧石火藥鉛銅等物甚多一時難以運送且恐人疑有不辦金川之意不如仍留泥峙罔覺木交之兵並酌量增兵暫為駐守俟一切物件運完後再行移駐日旁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山奏非是前因伊等接奉從
前令其移駐大板昭及往援阿桂之旨酌量現在情
形仍駐宜喜不動方以其能審度事機並不拘泥遵
旨深為喜慰並望其相機攻勦以牽賊勢若竟能得
手亦省將來進勦之力令即不能進攻何至轉行移
撤徒示弱於賊人實為非計且向聞番地冬間不甚
有雪必至正月以後雨雪始多直至夏深始止令甫
交秋令反以已經下雪為詞欲移日旁就煖是何時

方可進攻乎况豐昇額今年三月以前即在宜喜攻勦彼時正當多雪並未撤兵他往何以此時畧一見霰即思移營避去而以山上新築之碉令綽斯甲布看守乎至覺木交糧台兵猾軍火儲備甚多將來分路進勦極為得濟此時何可輕事更張設或阿桂所定各路仍需覺木交貯糧則又將運回僕僕往來徒糜脚價亦屬失算豐昇額身為副將軍舒常為叅贊乃一路軍營所係似此胸無成見軍務何所禀承著

傳諭豐昇額舒常將因何如此舉動緣由據實覆奏

並傳諭阿桂知之

臣等謹案宜喜達爾圖山梁雖云雪大山高堅硐林立然較之甲索之險要異常日旁之道曲途紆形勢究不相同若攻過茲山下至臨河則

勒烏圍賊巢隨在皆可渡河進勦令恭奉

諭旨令豐昇額等勿輕移動以待相機進取嗣後明亮遂移絨布之兵先取七硐繼又從特朗等處之

栅而下因得直抵舍爾尼以收隔河分掃之利
向非此
旨飭諭竟爾撤兵在彼時既不得牽綴之力而日後其
又何以資合擊而佐集勳也
丁丑富勒渾奏言此次添調滿漢官兵為數甚多
據阿桂稱翁古爾龔綽斯甲布兩路將來添兵有
限惟四路須厚集兵力方敷遣用臣查三路應辦
一切軍需業經臣同文綬先期預備惟是糧運最

關緊要查西路之米截至七月底止共計有一萬二千餘石日前核計尚屬充足但現值大兵過境需夫較多各站滚運之米難免停滯而僅藉商民長運之米以供軍需恐每日多寡不齊似當隨時籌畫專派幹員責成經理臣現委知府李永祺設法趲運米一萬石由木坪運至達木巴宗知縣牛兆鼎王宓設法趲運米一萬石由桃關運至日隆庶糧運可期無悞俟大兵到齊之後再催商運滚

運之米源源接濟更可日增充裕至於軍火銅鐵以及軍裝器械等項臣現同文綬嚴催督辦上緊趕運務期迅速解營奏入

上嘉之

戊寅豐昇額舒常奏言查自木果木失守之後各路軍營情形不時變幻而驚異是以綽斯甲布一路之兵輕為移動嗣因西南兩路大兵俱行暫撤而新調之兵計日可到臣等自應統兵分路進勦

因擬將寫遠難撤之先先行收撤庶啓行時速而
且易因欲將宜喜之兵暫移日旁駐守玆接奉
諭旨令臣豐昇額仍駐宜喜臣思綽斯甲布一路之兵
以此時彈壓駐守並相機進取之計宜喜尤關緊
要日旁次之且宜喜雖係綽斯甲布所屬之地早
被金川佔據去歲大兵始行克復但若兩處一體
進攻除官達色等帶往雜谷以及陸續傷病兵丁
已共有二千餘名此路所存之兵計五千力量不

敕分辦臣等查看日旁之山勢較易防守酌派領隊大臣永平音吉圖總兵李擴等帶兵駐守但臣等閱歷未深諸難自恃令恭讀

聖訓惟有遵

旨仍駐宜喜不敢輕議退撤以期無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據豐昇額等奏欲將宜喜之兵盡撤至日旁所見甚謬業經屢次傳諭令據豐昇額等等奉到朕旨已自知前此所見之謬至所稱此處兵

計五千名實不敷分辦等語是豐昇額等之意惟冀添兵不知宜喜之路果係進攻要地自不得不用多兵若僅為牽綴賊勢分隊彈壓而設則在營之兵已屬有餘況前諭將撥交官達色之千餘兵仍撤回宜喜備用現又經阿桂行知川督酌將西安駐防及雲南綠營兵內先到者各撥一千赴宜喜統計又添兵三千餘名更為不少豐昇額等惟當實力妥辦即使無可進之機亦應嚴密固守勿再游移輕率示弱于

賊至會勦金川應分幾路進攻豐昇額等靜聽阿桂調度而行

同日富勒渾奏言續調黔兵一千已於七月二十四等日先後經過桃關計算此時頭二起將抵日隆茲准將軍阿桂咨覆此項黔兵若令其回赴宜喜軍營既未免往返稽時且現據西安副都統書麟報稱已於七月二十六日帶領前四旗兵一千名行抵寶雞是此時已可抵省若令黔兵回轉遏

與西安滿兵各相遇夫役難於應付恐至擁擠不若將西安蒲兵一千即從成都經雜谷腦一路前赴綽斯甲布聽候豐昇額調遣應用臣已飛咨文綬遵照分撥再前奉

諭旨派赴宜喜之滇兵二千名亦據報於七月二十九日頭起官兵五百員名已抵資州計初三四間可以抵省臣現令兼程前進馳赴宜喜軍營聽候派用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富勒渾奏准阿桂咨覆將到省之西安滿兵一千即從成都赴綽斯甲布軍營聽候豐昇額調用所辦甚好前因豐昇額軍營急需添兵接濟是以諭將黙兵一千派赴宜喜令此項黙兵已抵日隆自無令其僕僕轉回之理阿桂酌令西安滿兵即由成都前赴宜喜自屬便捷又富勒渾因前此令滇兵二千即赴宜喜之旨仍飭令將領槩赴豐昇額軍營不知前諭係三路進攻時所籌令以收復小金

川為先務則西路正當添兵進勦而宜喜不過照常駐守無庸復藉多兵情形逈不相同豈宜復執前說阿桂令將新到滇兵酌撥一千赴宜喜之處方為斟酌合宜並著傳諭文綬於此兩項兵到成都時悉照阿桂所派即令前往其續到之滇兵一千西安駐防兵一千抵省亦即飭赴西路至陝甘湖廣並荆州滿兵共七千應分撥何路之處著阿桂妥速酌派行知文綬遵辦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一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二

八月己卯豐昇額奏言訊據投入金川番人琳心摩供稱索諾木遣人往綽斯甲布告言你們從前幫助天朝攻勦如今你們一路官兵不久想要退出退出之後我就發兵報仇綽斯甲布回言官兵退與不退我等亦不能知你們欲來打仗只管前來又索諾木遣頭人往丹壩去說僧格桑頭人回

來言丹壩人不准過去若要過去就拏鎗截打索諾木每日派人在山上瞭望見官兵從何路來賊衆即在何路預防等語臣已差妥弁將該番押送成都交與文綬監禁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綽斯甲布丹壩兩土司甚屬可嘉均當加以賞賚仍於賞給時密諭以該土司壤接金川令將有可進攻襲勦之處密行告知酌辦並諭其遇有賊來即爲拏送又三雜谷中如梭磨土婦尤爲誠

謹今特賞以名號賚以綵緞亦當差員往彼照此密為詢問如各能指出一兩處地界即一面具奏一面密寄阿桂熟籌妥辦至賊番每日在山上瞭望官兵實為可恨但思賊境山雖高峻各土司與彼附近之地並非盡屬平陽其中豈無峯巒掩隔賊安能四面悉皆窺見自當密訪熟悉道路之人預為踹探就賊所見之處派出疑兵作進攻之勢令其准備而於賊所不見處以正兵擊之攻其不備自可得利又或遣

些少之兵為前隊虛張聲勢故令賊見誘其出而截我後路而我以重兵為後隊繼進賊番果出則我前隊之兵即轉回勦殺而我後隊緊躡賊後兩面夾攻賊必無從支禦此等機宜皆出奇制勝之法亦行軍所必須籌及者將來進勦金川務當隨時隨地留心計畫以冀所向得利將此寄諭阿桂豐昇額知之

臣等謹按金川地方岡巒重疊道路崎嶇若用正兵直前攻勦未免難以見功是必奇正相生

虛實並用方足以操勝算而制賊死命伏讀

訓示我

皇上帷幄運籌將出奇制勝之術詳悉

指畫使軍中將帥得所稟承嗣後臣阿桂等遇有阻礙

難辦之處詳繹

諭旨籌度機宜克碉殲賊所投盡利皆因

睿慮精詳總括韜鈐之秘是以推而行之無所不宜如

此也

同日文綬奏言查此次滿兵赴川進勦蒙

皇上軫念川省草料艱難且口外山路陡仄馬匹不能得力准令折馬給價聽其自便荆州滿兵俱當畫一遵辦應請於抵成都後除官員馬匹聽其各按品級自行隨帶不另給長馬外其兵丁所帶騎馱馬匹概行點收存留備用惟是自荆州至川三十餘站山路崎嶇原馬必不能一律膘壯應將交到馬匹除倒斃外酌分三等辦理上等撥入臺站以

抵應補倒缺之數其次加意喂養堪供馳騎即備後到官員出口赴營長馬之用亦可省採買之數其餘疲乏不堪復用者酌量變價以免徒費草料則馬匹俱歸實用而公項不至虛糜奏入

上嘉之

同日文綬又奏言查海蘭察送到兵冊内開自美諾遣回者一千二百名鄂克什遣回者四百六十九名日隆遣回者一千五百七十名總共三千二

百三十九名悉載明驗准傷病且多遣發回營守樣並未將潰兵二千分晰開出臣將陸續來省之傷病各兵逐一點驗截至六月初五日共驗過一千一百餘名均係受傷患病屬實惟查此項兵丁皆在日隆遣回冊內而美諾及鄂克什冊開遣回之兵僅到五名因將各兵所執照票弔齊核對始知軍營所發照票俱在七月初二以後票內俱填有遣回成都調養字樣其在七月初二以前票內

俱開回營字樣是以各兵領票遵回原營是軍營辦理前後不同而其中在美諾發遣者亦均給有照票似無可疑今查自日隆遣回册内共開一千五百餘名除到省一千一百餘名外其餘四百餘名在七月初二以前給票者亦必概回原營兵數正與海蘭察原奏相符其到省兵數亦與續奏相合伏讀

聖諭將鄂克什日隆傷病兵丁列為三等辦理臣查美

諾汰除之兵率係木果木潰出並未歸營徑自逃散者既未查其姓名營伍入冊惟有設法緝拏毋使漏網至給票遣回之兵其在美諾鄂克什令回原營之傷病兵二千餘名固應嚴加查辦即在日隆給票遣回之傷病兵一千餘名亦應一體詳查至從前未到省投驗之傷病各兵徑自回營在本省則令地方官會同營員覆驗傷病之前後新舊嚴訊確供具報有應發遣各省者即提到省核辦

其在各省則造冊咨明各督撫核對照票嚴加查訊亦即照此辦理如冊内無名又無照票自係逃兵均即嚴拏正法現今春寧特成額王進泰等查驗傷病較輕可以得力者暫留聽用臣先將傷病較重各兵分別發回原營原省至春寧等挑出傷病較輕可以得力之兵俟阿桂酌辦奏入

上諭曰所奏皆有條理如議妥辦可也

辛巳阿桂奏言臣於八月初六日行抵日隆軍營

即將在營各項官兵親行查看伊等聞知回營兵丁現在查辦不敢更萌希倖之念人心於是稍定但察其精神力量尚無振作之氣臣親諭以兩金川如此兇狡罪大惡極若苟且姑容必為邊隅大患我

皇上用兵進勦實出於萬不得已今兩賊酋肆其狡謀致將軍大人將備兵丁傷損豈可不為之報仇雪憤如何尚思受降了事且即受降賊又何肯再不

滋事汝等官兵內原屬勇怯不齊然自攻開巴朗拉以至進勦金川直抵當噶爾拉木果木等處亦曾屢次打仗出力今汝等自思此次所見賊人實有幾何何以望風奔潰遽至於此況南路官兵亦係綠營所以撤出時不至損失者皆因恪遵紀律不肯潰亂之故今汝等如此不但多有損傷抑且顏面全無前功盡棄豈不愧悔雖汝等出兵日久誰無家室之思我

皇上深為垂念是以節次加賞錢糧且將受傷殘廢之人以及陣亡兵丁之妻子屢次
恩施格外汝等具有人心當深知此事實有不能歇手之勢現在
皇上又派八旗及緑營兵數萬分道會勦汝等惟當各矢奮勵共切同仇之念早滅賊酋承受
恩典臣以此再三曉諭各官兵等亦不覺爽然若失且有嘶赧落淚者其大臣侍衛章京及緑營鎮將臣

面責以大義伊等亦俱慚懼無地不能更措一語惟是各省各營兵數現在帶領者多非原管其一切檔案又復無存是以詳悉清釐殊屬非易臣現在上緊趕辦以期兵丁整肅可用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豐昇額等所駐宜喜軍營雖係金川地界其後路均在綽斯甲布境內論此時情形該土司斷不肯令賊番繞出佔據其地侵截

大兵後路但賊番狡惡異常亦不可不加意防範
查西路滿兵據副都統書麟報稱已帶領前四旗
兵一千迅速行走現將抵省臣已行文文綬等即
令將在前之一千名徑從雜谷腦一路迅赴綽斯
甲布軍營至滇兵内先到之一千名即派副將巴
福書迅速帶往宜喜日旁以資防勦並令將先到
之陝甘兵一千名接赴綽斯甲布軍營庶聲勢倍
為壯盛至在後之滇兵一千名臣思南路軍營本

有滇兵三千去年節次打仗間有傷損今若添此生力兵一千名協同攻勦則舊存之兵氣勢倍增自必更為得力其西路新舊點兵約尚有四千餘名並無提鎮大員統領常青向在滇省屢帶黔兵應仍令其來赴西路以供督率奏入

上嘉之

同日阿桂又奏言臣接奉

上諭翁古爾壟至章谷一帶均經嚴加防守自可無虞

惟僧格宗一帶派何人帶兵往守抑令撤兵退出之處詳晰覆奏又據奏稱金川逆酋尚敢差人連次具稟實為可惡可恨閱其來稟顯係自矜得意實堪切齒臣查僧格宗在納木覺爾宗之東北自納木覺爾宗溝口前往北面皆係一線懸崖南面即係大河過河即係達實喜營寨賊人在河南放鎗皆可及於河北路上七立克齊受傷即在此處且色木則山高據僧格宗北面之上賊番盤踞頗多鎗石亦

可及於路上而新橋科多之賊固可自北直抵該處其鳩瑪爾里等寨未盡餘孽亦可渡河來擾三面均為受敵而向南一路又因納木覺爾宗溝口易于截斷當噶爾拉官兵一撤僧格宗勢難駐守

臣因將火藥鉛彈先行運出餉鞘銀兩亦飭運送章谷收貯所存糧石令官兵儘力裹帶並酌賞各土兵至七月初一日令舒景安張玉琦等帶領官兵同時整旅而出並無傷損至金川賊番猓惡異

常且索諾木率其兄弟同來當噶爾拉合力侵截特因官兵强勁賊番舍死力鬭連被殺傷因而轉來投禀臣當時窺測賊情非為將來乞降地步即俟我官兵撤退時稍露驚慌便可從後衝壓其計不出此兩端彼時臣若置之不問帶兵鏖戰諒賊亦未必遽能攔截但若且行且戰則傷病兵丁斷不能兼顧且從險仄一線中衝出官兵損傷必多而火藥鉛丸軍裝等項亦歸全棄是以萬不獲已

將計就計先爭任各處隘口令官兵徐徐撤出臣屢以兩金川不可不滅自去年以來節經陳奏均荷
聖明睿鑒今又見此猖獗之狀痛心切齒實除一併勦滅之外更無他意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金川索諾木弟兄唆使僧格桑勾結降番侵佔故地原不過欲緩大兵進勦之局及得志之後所得之物盡數據為已有而小金川之地亦即派其頭人番衆監領守禦即如索諾

木回巢之日仍挈僧格桑以歸則其竟欲吞佔之計已屬顯然但路頂宗鄂克什等處離其巢穴既遠以金川番人守小金川之地亦不能如自顧其家自守其地之死心專力而小金川降番之復叛者其在美諾以東人數或尚較多而美諾以西所存不過十之三四且代金川守小金川之地又不如其從前自守之堅此時若欲稍圖克捷正自非難但能取必期於能守今西路官兵渙散之餘全

不足仗即續調之貴州二千名兵除派往南路六百餘名外其餘雖經打仗而自美諾出來亦經隨衆退散所有軍裝鍋帳亦未齊全完整若將此等官兵遽行攻打搶得一碉一卡既不能奮迅直進而轉致賊番於各險要處上緊提防則雖滿漢官兵齊到轉需節節力攻即如資哩一處現在設有卡兵其舊時碉座至今亦未修整原無難帶兵往駐但從前撤出時畧即駐兵於此賊轉無從窺測

令撤駐達木巴宗已及數旬忽有大兵往屯其地賊酋必疑即日進兵反益促其預備莫若此時揚言於衆以軍營兵力不齊須俟冬間各處精兵全到後另籌進勦使互相傳播以懈賊心一俟所到官兵約敷應用即約南路一同迅進使其猝不及防自必勢如破竹加以各路官兵合力夾攻小金川地方諒能迅速克復臣斷不肯托持重之名稍有因循遲滯

同日阿桂又奏言自今春進勦以來三路合攻本有可成之局而當噶爾拉一路尤覺易於得手特因木果木後路防範稍踈金川賊番出我不意指使小金川人各歸故地據其碉寨已成反客爲主之勢且搶掠站糧以資口食因得截斷後路肆其猖獗並非賊人力量直能如此况賊衆數無盈萬自去年攻勦以來傷損不少番人亦厭兵已甚此次所得碉位火藥糧石雖足以供守禦而人數究

不能增召使厚集兵力分路並進賊自難於支應其餘要隘慎密周防又使其無從窺伺即不能定以日時自可望成功蕆事況賊酋以內地土司敢於如此猖獗我

皇上籌辦小金川時本無意於兼辦金川歷來所奉

諭旨具在實可上對

穹蒼並非好勤遠略乃逆酋助惡幇兵鴟張日甚以人心

天理揆之亦斷無不滅賊人之理臣身肩鉅任如

果深見其必不能辦糜餉勞兵終歸無益何敢徒
為詐大之詞僅思塗飾目前而不為日後奏功之
計惟就愚昧之見實心殫力將派兵分路各事宜
通盤籌畫實可必於有成以勉副我
皇上委任至意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桂奏稱當噶爾拉退兵時吾轉
戰而出官兵不無損傷是以將計就計先守各隘令
官兵徐徐撤出等語阿桂在當噶爾拉軍營賊方猖

獗即與壘戰亦屬有損無益阿桂能整暇退兵全師而出事勢如此並不以其不戰為怯也又據稱資哩一寨從前既未駐兵今忽有大兵往屯其地賊疑即日進兵益促其預備之謀自當揚言於衆使互相傳播以懈賊心一俟所到官兵足敷應用即約南路一同進攻使其猝不及防庶易得手等語所見甚是自當如所計而行似此籌度合宜朕實為之嘉許此即阿桂所見周到處朕所以倚任阿桂亦即在於此又

據稱索諾木回巢之日仍攜僧格桑以歸等語殊不信昨稱金川脫出之番人琳心摩供稱索諾木令僧格桑仍駐美諾之說似較近理索諾木既藉僧格桑之力潛回小金川地方號召降番復叛盡佔其舊時巢穴且侵擾木果木軍營索諾木將一應軍器等項運回金川其所得已不為少若徑攜僧格桑以歸即反覆無常未必能驟變若此而僧格桑及其頭人方且得志驕矜未嘗不萌復振舊巢之念亦未肯遽行

受制金川聽其驅遣即小金川番衆亦必聽其舊時
土舍不肯甘爲金川所轄索諾木若竟欲違衆併吞
將僧格桑拘往金川安得有如許大力量是僧格桑
仍在美諾之分數居多阿桂進兵收復時務將各路
堵截使逆酋無從竄逸然後進攻美諾將僧格桑擒
縛獻俘誅磔再行集兵進勦金川則士氣更揚而軍
威益振斷不可爲僧格桑已回金川之言所惑疎於
布置至所稱逆酋如此鴟張揆之天理人心斷無不

滅賊人實心殫力通盤籌畫必其有成等語覽之稍
為慰懷惟望阿桂堅持此心早得勝算迅奏膚功以
膺茂賞
癸未豐昇額舒常奏言查宜喜各營壘早經修理
堅固但目下西南兩路官兵暫撤賊衆不無窺伺
更宜妥協防禦臣豐昇額連日將各營卡加緊籌
辦今已修成三層大碉十二座俱派弁兵日夜防
守彼此聲氣聯絡倘有賊番滋擾痛加殲戮以寒

其膽惟距後路泥峙岡稍遠現令提督馬彪前往察看要隘再行添設硐卡總期嚴密無虞至作何攻剿之處統俟阿桂札到即行遵辦

豐昇額舒常又奏言臣等查格江渡口實綽斯甲布軍營後路之要隘而覺木交更為宜喜咽喉曾令五福添撥兵丁防守但綽斯甲布後路綿長而西南兩路大兵俱已暫撤現在賊人注意在此窺伺臣等惟有晝夜防範並嚴飭後路各鎮將加意

防備不致稍有疎虞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奏修建碉卡以利防勦一摺所見非是豐昇額等在宜喜軍營駐兵已數年有餘凡緊要隘路應防侵軼各處營卡應防偷刼隨地隨時何一不當守禦豐昇額諒俱辦及何以當此時忽專言防守且行軍之道進一步即當守一步必防守有方然後能進勦得利勦守並非兩事如豐昇額等所言竟似前在宜喜專為勦攻今駐宜喜專為自

守豈朕諭豊昇額等仍駐宜喜僅令其為株守計乎
至伊等在宜喜上半年雖無寸進然頗知設法覔路
並時常打仗間有攻得碉卡殺戮賊衆之事看來尚
覺奮勉此時固未可輕率妄進復為撲碉塞責之舉
但亦當審度機宜牽綴賊勢整勵士卒以待再進使
賊人不能測我端倪自必不敢輕犯乃竟束手無策
徒爾添建碉卡於事何益況溫福營中多建碉卡令
兵丁搬運木石疲勞不堪其後竟以卡多分撥兵力

隨之大挫豐昇額等豈不聞之何轉蹈其覆轍乎今既修築已屬成事不說但須聯絡有法勿令官兵坐守頹靡置之無用而其出力修建兵丁亦當加之犒賞使其悅而忘勞此亦將帥撫循軍士之不可少者又據稱綽斯甲布後路綿長現在賊番注意在此窺伺等語更不成話前因阿桂尚在當噶爾拉大局未定恐豐昇額一軍孤懸賊境致彼窺伺乃朕遥為籌度之詞自阿桂退至翁古爾壟與宜喜軍營聲息已

通現又簡派八旗勁旅並添調各省精兵會勦官兵聲勢日盛賊必不敢復肆鴟張今昔情事不同此可信之於理者况豐昇額等既奏軍營之事自當據實在情形而言設賊番果有窺伺於何月日侵何營卡官兵如何禦擊曾否就勢殺賊或官兵不無小失均不妨逐一奏明如阿桂在當噶爾拉軍營賊番來侵經奎林奮力擊敗試問豐昇額等宜喜曾有是乎乃因朕前此有防賊窺伺之旨伊等即以為賊番注意

窺伺其實毫無指實軍營奏事豈宜若此朕從前令
豐昇額等移兵赴援阿桂伊等仍駐宜喜不動朕不
以伊等違旨為非方深嘉其有識不肯滞泥還就為
之喜慰今因朕慮及賊人窺伺伊等即為依樣葫蘆
朕不但不以遵旨為是且慮伊等如此漫無主見何
以任領兵之責甚為不懌此時雖尚未進勦豐昇額
等亦不應專務防守坐待且現已添派西安駐防兵
一千滇省綠營兵一千前赴宜喜軍營豐昇額等更

不應專恃修築碉卡為事朕方以豐昇額舒常自帶兵以來似有出息不意其一傳進勦茫然無策竟至於此將來獨任一路統兵尚何足以倚信著傳諭阿桂急速代為籌畫就近扎寄講授機宜使其胸中畧有把握並遵前旨熟籌進勦金川時何人在何路領兵迅即切實覆奏

同日富勒渾奏言查頭起滇兵一千名臣已飭令迅赴宜喜軍營其後起滇兵一千亦飭帶兵將領

遵照阿桂咨派令赴南路軍營至甘省綠營官兵係從松潘一帶至保縣即由保縣取道經由雜谷前進赴綽斯甲布一路較為便捷奏入

上嘉之

同日富勒渾又奏言查各路口外臺站馬匹自用兵以來原設續添每處自十餘匹至五六十匹不等如遇往來

欽差大臣行走迅速需馬協濟之時向係雇覔民馬及

派撥營馬分段應付但南北兩路各站差務較簡業經臣酌撥馬匹照舊安設至西路即日大兵雲集需馬倍多臣酌於桃關跟達橋卧龍關向陽坪日隆軍營五處各加添馬四十匹即在川省存營馬内抽撥安設所有應支草乾銀兩仍令查照前項酌撥軍營之例在臺支給奏入報

聞

同日陳輝祖李國柱奏言此次赴川弁兵臣等宣

布

皇仁諄切勉勵頗知感奮南北兩省叅遊等官多有懇派軍營効力如提標千總呂玫先因委署别營守備未得與調該弁稟請隨征當即派入又如施南協馬兵王志因傷足難行適有未經派出之該協外委戴必達因辦公至彼情願辭退外委頂補馬兵前往臣等因其勇往可嘉即令以外委隨隊其餘弁兵告請頂補前進者臣等俱經奬賞鼓舞又

沿途居民本年荷沐
皇恩緩徵正賦復緩漕項感激思奮聞官兵經過運送
軍械需夫爭先來站受雇巴東一路人烟稀少其
傍近之恩施宣恩建始等縣民夫亦多自行趨集
軍行偶有遺失行裝隨路趕送交收臣飭各站屬
員凡雇用者俱即給值餘悉慰勞遣歸不使絲毫
藉擾奏入
上諭軍機曰陳輝祖等奏千總呂玫自請隨征又外委

戴必達因途遇馬兵缺出即願辭退外委頂補前往綠營弁兵如此深知大義實屬可嘉呂致戴必達等到營後著阿桂留心察看如果奮勉出力即從優拔補以示鼓勵

上又諭內閣曰陳輝祖奏此次沿站居民聞官兵經過運送軍械等項爭先來站受雇其軍行偶有遺失行裝隨路趕送交收等語此誠佳事該省上年過兵地方本年新正曾經加恩緩徵今沿站傍近各縣民夫

俱能踴躍急公自宜並沛恩膏用昭獎勸著該署督查明恩施宣恩建始三縣量度緩徵十分之幾奏聞請旨再直隷河南陝甘雲貴等省兵行經過各州縣節經降旨加恩分别緩徵其沿站傍近之州縣民夫如有協助辦差出力者並著該督撫一體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加恩以普一視同仁之意該部即遵諭行

臣等謹按國家大兵大役正軍民趨事赴功之會楚省往川弁兵一聞簡派即稟請隨征且有

因公到省顧退外委頂補馬糧前往者其勇敢果銳之氣實足以壯軍威而寒賊膽至沿站居民爭先受雇見行裝偶遺隨路趕送尤為踴躍急公由我

皇上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兵民等無不感激天良凜然大義乃甫經奏到復荷

恩綸弁兵則從優拔補民夫則量緩輸征鼓勵戎行振興民氣所以同仇敵愾億萬人如一心也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三至七十五

員外郎臣顧宗泰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七十五

八月甲申

上諭軍機大臣曰將軍阿桂已赴日隆即日籌辦攻勦金川之事雖現在各省所調兵力不為不盛但分路進勦需兵尚多不可不寛為籌備湖北湖南兩省原調過兵五千此次又續調兵四千陝甘兩省前後共調過兵二萬四千不知各該省現兵除防汛需用外

尚可選撥二三千備用否著傳諭陳輝祖勒爾謹等通盤酌核如尚可備調即將帶兵將弁及應帶軍裝器械預為辦齊或俟川省軍營咨調或俟朕降旨調取即料理迅速起程遄赴應用倘不能如所調之數亦不妨據實具奏不必因有此旨稍為遷就也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據阿桂奏除黔兵三千外尚請調湖廣兵五千雲南兵二千山西兵五千共一萬二千

朕以晉兵無用已調滇兵二千楚兵四千陝甘兵二千共八千名其所請京城及索倫等兵一萬今已派京兵二千吉林兵二千索倫兵二千西安荊州駐防兵三千並成都自願赴營之駐防兵五百通計滿洲兵共九千五百較伊原請相彷且俱陸續起程惟綠營兵比阿桂所請尚缺四千令進勦金川惟期迅速成功且每月已費軍需百餘萬兩即再添兵數千朕亦無所吝惜現已飛諭詢問陳輝祖能否再備楚兵

二三千并問勒爾謹能否再備陝甘兵二千令其一面覆奏一面備辦尚可得兵數千著諭阿桂即速通盤籌畫進勦金川仍需添兵幾千方足敷用迅速據實奏聞並不妨一面飛咨陝甘湖廣兩督某省需兵若干即令遄程赴川以冀剋期集事

同日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此次收復小金川惟在籌備齊全一有舉動即如破竹始可振軍士之心而寒賊酋之膽令小金川之地皆

有金川賊人據守擗小金川即所以擗金川不得不將所調新兵約計可敷分路之用遄行進取今六月中先到西路之黔兵現存一千二百餘名其成都駐防五百名亦僅到二百名現除新到續調之黔兵一千名外其餘新調各省官兵應赴西路者五千名此時尚無一起前出桃關而西路舊存之兵頹靡已極全不足恃其南路非俟新調官兵到日亦難舉動而應赴南路兵内雲南陜西二千

始從戍都起程臣等竊思若如上次進勦由資哩而鄂克什由鄂克什而路頂宗明郭宗節節進攻則逆酋只須數百賊番嚴守以少兵而阻我多兵轉致稽延時日是必當於一路之中為分頭並入之計方易得手況小金川道路情形各侍衛章京鎮將等攻勦一年均經熟諳而賊人力量不過支擋當前一面其餘可進之路未必均能據守臣等原不必俟旗兵到齊惟在所到各兵足敷應用則

如美美卡木閘壩鄂克什以及附近本布爾桑岡之瑪爾迪克貢噶等處派兵指定處所分頭齊進將所有形勝地方同時佔據又先與南路及綽斯甲布剋期同日進攻庶賊酋顧此失彼無從抵禦一經克捷賊勢必成瓦解小金川地計日可平臣等與熟習帶兵之員并可信之土弁土目詳悉熟籌衆議僉同皆謂與其少兵前進轉為賊番所阻不如兵力稍厚足資分撥剋日並舉則雖進兵稍

遲而收功自為迅速奏入報

聞

乙酉富勒渾文綬奏言查綠營征兵每百名例有餘丁三十名以供背負樵汲之用前以西路黔兵未帶餘丁經將軍溫福奏明黔兵每百名給長夫三十名川兵每百名給長夫二十名嗣經臣文綬會同將軍阿桂奏將南路各省征兵未帶餘丁者每兵百名將餘丁三十名應得鹽菜口糧折價分

給聽其自便但思官兵分派各路軍營異地同勞
既不宜彼此互異且長夫應支工價較之餘丁費
逾一倍而西路兵丁之未帶餘丁應給長夫者又
往往折支夫價任其自便非所以昭畫一查陜甘
官兵向有餘丁此次獎兵亦照餘丁數目帶足跟
役惟滇黔二省均無餘丁亦無跟役今請悉照南
路之例每兵百名按餘丁三十名應得鹽菜口糧
概行折給價銀不給長夫其西路及綽斯甲布一

路舊存兵丁一例以九月為始亦均照此折給以

示均平奏入

上從之

已丑明亮奏言本月初四日賊番曾在思紐前敵

對面叫喊據守卡弁員飭令通事盤問並非賊首頭

目亦無投禀情事只稱要赴　臣　大營請安等語竊

揣其詭計不過欲借此以窺探軍情　臣　即令土守

備阿忠保諭以你土司既不親來又不遣大頭人

到營不便遽爲代禀痛斥而去此後亦不復前來

竊思索諾木弟兄與僧格桑兩酋狼狽爲奸實堪

切齒其餘衆頭目亦等罪不容誅將來大兵進勦

時賊番果來求降自當遵

旨設法擒獲如止遣其頭人到營誠如

聖諭擒而戮之亦可剪其黨羽若似此無足重輕之賊

正不必令其進營以致衆心揺惑

同日常青奏言臣於八月初十日途次四川叙永

廳地方接奉阿桂照會以臣係奉
特旨調來軍營原非帶滇兵之人毋庸前往綽斯甲
布即赴西路聽候調遣等因臣遵於八月十四日
馳抵成都前赴西路軍營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明亮奏賊在思紐前敵叫喊令土守
備嚴諭指斥而去不令進營以致搖惑衆心等語
所辦甚是賊番逞此奸詭伎倆不過欲窺我軍營虛
實並藉此懈我軍心實為可惡可恨若如溫福軍營

之用鎗擊回原可不必只宜嚴切斥責付之不理若賊人敢於進營稟話毋論頭人番衆即行拘留訊明立時正法若果係大頭人即當送京庶賊人不敢輕於嘗試再前曾諭令將軍等曉諭衆兵以賊人屢次叫喊求降並非實事特借此搖惑兵衆之心斷不可為其所愚想即隨時宣諭令明亮軍營賊尚有此舉動更當切諭衆兵以賊人敢於叛逆在木果木軍營害我將軍及將領大員并傷兵衆實為罪大惡極豈

尚宜准其乞降輕宥即爾等平情揣度亦當痛加切
齒義切同仇急圖剪滅逆賊即如恩紐寨外喊叫之
賊詞語支離尤屬無情無理豈果出自真心爾等當
知賊人狡詐百出其搖尾乞憐之狀愈深則其暗圖
攫伺之謀愈甚斷不可因此遽墮其術中惟各堅持
殺賊立功之志以期共膺茂賞如此剴切勸諭衆兵之
疑必當盡釋賊人伎復安施阿桂豐昇額各軍營皆
當如此一體諭示又常青奏接奉阿桂檄令即赴西

路等語看來阿桂亦以西路軍營為重西路本屬收
復小金川正路且該處所有之兵俱經溫福軍營潰
散者多不可不急加整頓自必需阿桂在彼統兵方
為得力其南路軍氣尚振有明亮富德統領合勦自
可得利屢降諭旨甚明想阿桂自能酌量妥辦
庚寅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富德奏言自
兩賊酋滋事以來臣阿桂即將如何克復小金川
之處通盤籌計但道路情形雖知梗概而於西路

現在形勢尚未周知是以先將大畧奏

聞茲臣阿桂前抵日隆詢之明白鎮將及土弁土兵等具得其詳與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臣海蘭察臣富德詳悉籌計其鄂克什一處固係進兵大路而南路翁古爾壟思紐等處險要現在爲我兵佔據若南路官兵先抵美諾則鄂克什之兵無難會合或鄂克什之兵攻至美諾則南路之兵亦能直進但鄂克什一路南北兩山皆須分翼並起始足以分

賊勢其南山之瑪爾廸克本布爾桑岡兩路尚當
臨時斟酌情形分兵前往而北山別斯滿一路之
兵更不可少查由別斯滿一帶前抵底木達布朗
郭宗共有上下兩路雖俱險峻多雪但訪聞上路
冰雪最大其下路尚屬可行此處進兵如能先克
底木達等處則酌留官兵駐守而大兵從東西兩
會攻美諾三面合勦賊酋必不能支若西南二路之
兵先克美諾則往勦底木達等處亦更勢如破竹

美諾及底木達等處一定則分剿大板昭曾頭溝等處盡皆迎刃而解小金川之地不難收復其大板昭一路雖未嘗不可進兵但以小金川地界論之自約咱以至翁古爾壟思紐官兵自南而北深入賊境一百餘里功已過半是以仍當從此進攻若由大板昭前進則自北而南距底木達布朗郭宗尚有一百數十里且至美諾又一百餘里多分兵則無兵可分少分兵則又不能前進自不如從

鄂克什別斯滿等處合力前進攻得一處即可橫

截其間使賊酋首尾不能相顧至此次所調滿漢

官兵內除雲南陝甘及西安駐防共三千名先入

川境臣前已飭令飛赴綽斯甲布軍營以供豊昇

額應用其外雲南兵一千陝甘兵一千荆州駐防

兵一千京兵五百名及黑龍江吉林兵各五百名

共四千五百名擬撥赴南路軍營查南路本有滿

漢兵共一萬二千數百名今復派撥四千五百名

共有一萬七千餘名再加以各處土兵於分防分
汛之處自爲充裕其西路現存兵共一萬二千餘
名當驚潰之餘多不足恃今除已到之貴州兵一
千名外再添西安駐防兵一千名湖廣兵四千名京
兵一千五百名黑龍江索倫兵一千五百名吉林
兵一千五百名共九千五百名合之原有之兵與
西路舊日兵數僅能相等再查自別斯滿前抵底
木達布朗郭宗計程一百數十里此路進兵亦必

得七八千以上則聲勢壯盛始能得力仰蒙
聖諭以為必需添足兵數不妨即行奏聞發往但目下
進兵緊要即行調各兵陸續到營尚不免有需時
日若再添調更屬緩不及事即如察哈爾兵丁與
額魯特相似以此間地理揆之不能得用自應停
其調撥且此次既有滿洲索倫等兵實可得濟臣
等謹就現在各兵合以各路舊存之兵並催調各
土兵酌量派撥督率前進以期迅復小金川之地

至克復之後辦理金川所有西南兩路漢兵
自應通盤籌計分撥或有必需增兵之處當一面
進攻一面奏請亦可無悞至臣阿桂屢奉
諭旨以目下收復小金川自以西路為要西路中又兼
鄂克什别斯滿兩路令臣阿桂即同色布騰巴爾
珠爾在西路進攻令富德前往南路同明亮進勦
臣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謹遵
旨即同在西路督兵以冀剋期收復臣富德即於十五

日馳赴南路與明亮公同商辦合力進攻 臣等總
惟視三路如一路合數人如一人和衷共濟以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再 臣 阿桂遵
旨令五岱前往宜喜茲於本月初九日已令起程
阿桂又奏言查兩賊酋羅孥貫盈惟有整兵申討
一併勦除此外實無他計惟是此次各處失事皆
因金川嗾使僧格桑煽惑降番所致若能設法誘
出僧格桑則小金川之人已無主使其地更易於

掃平惟是賊酋狡詐異常非但斷無招致之理若稍存遷就亦必為其所輕仍不肯遽行縛獻然以現在形勢而論南路之兵既已扼守要隘西路布置亦漸周密而綽斯甲布軍營又未移動且大兵接踵前來

天朝力量之大賊所素知而逆酋等正當侵掠充足之後各思坐享安居其捨死打仗之心亦已稍懈此時畏懼大兵再進因求自解免死之端實為情所

應有若能於未進兵之前誑出僧格桑固可剪其
黨羽即使賊酋稍存觀望未即臨時擒獻而賊心
已懈一面言語相通使不為備一面俟兵力稍齊
奮迅直進亦必易於攻克至賊酋罪大惡極擢髮
難數即將僧格桑獻出尚當索其七圖安都爾蒙
固阿什咱等大頭人與其印信號紙併飭其退還
從前所佔各土司之地即使
天朝伏義執言賊酋一一聽命而既還所侵之地則賊

勢益弱誅滅更屬無難況逆酋如此狡惡聲罪致討何患無詞且久為衆土司所深恨即使諸事遵依之後仍復加兵衆土司等方幸永除後患亦斷不以為

天朝失信即去歲哈國興誑取鄂克什木關壩美美卡衆土司方以為用計甚善並未聞以失信為言即其驗也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等奏分路分兵收復小金川一

揖既已妥酌擬定亦可照所議辦理但朕意以收復小金川尚非難事似當於各省綠旗兵到後先行分派進攻不必俟京兵等到齊再辦令阿桂所分兩路兵額已將京兵及吉林索倫兵俱經按數擬定是其意必須京兵全到尅期進兵自係因西路現有之兵為不足恃不得不藉新兵之力但索倫後隊於九月望間始能自京起程若俟全數到齊非至冬月中旬不能進兵此時不過收復小金川似無須如此迂緩

今伊既詳為分派自必胸有成算只要迅速成功其進兵遲早原所不計至收復小金川雖屬目前先務及小金川平定之後即須進勦金川所有一應機宜尤應早籌勝算臨時方能整暇今於收復小金川外並無一語提及金川豈不知預操全局可得乘勝直入之利乎又另摺奏稱賊首狡詭異常非但斷無招致之理若稍存遷就必為其所輕等語所見甚是總之金川擒獻僧格桑一事無心任之則可有意求之

則不可借此以先戮僧格桑剪其逆黨則可因此欲
完兩金川之局致貽後患則斷不可且索諾木侵佔
各土司地境黨逆拒命罪惡貫盈近復有擾害温福
軍營之事大兵聲罪致討不患無詞阿桂既見及此
切不可稍涉游移之見惟望切實妥辦佇聽捷音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此次木果木失事各營兵丁
有潰散者有潰逃者不可不分別查辦當賊番猝
至失措張皇紛紛驚避迨至收集之時其人尚在

者此潰散之兵也其任意奔馳混雜於稠人之中私行竄匿乘勢遠逸以致尋覔無蹤者此潰逃之兵也查兵丁在營脫逃已當立寘典刑况因潰而逃希兾遠颺其心叵不可問於法實所難寛自須一律嚴辦用昭炯戒若海蘭察前後兩次沙汰遣回兵三千二百餘名不持在日隆遣發者俱有照票即在美諾鄂克什遣發者亦皆給有驗票可憑

臣查閱原册均註明傷病字樣與驗票內填註相

同此項兵丁有在木果木失事以前即受傷病者有於潰出之時傷病者俱仍各歸本營但因其傷病疲弱留於軍營徒糜糧餉是以節經驗看遣回並非潰逃者可知至潰逃之兵當下並未歸營其姓名既無從稽考現在雖不能指名嚴緝然海蘭察所奏未出兵丁三千九百餘名必即在此數內如海蘭察奏請正法之陜兵王正元即係自木果木潰逃列入未出數內者其明證也臣現將未出

兵丁清册移交督臣富勒渾大綏等轉咨各省地方如查得未出册內有名而身無驗票者係潰逃之兵一經盤獲立予正法即人數較多不得稍為寬貸至於潰散之兵雖與困潰而逃者有間但正當攻剿緊要之時竟敢不顧主將閧然共散其情亦為可惡現既無從查出首先潰散之人即當查出首先潰散之隊查六月初十日木果木之失事皆由於德爾森保之營盤失守當額森特帶兵往

援時祗見德爾森保同副將多隆武尚在梁山各兵早已不見是此日首先潰散係德爾森保等所帶之兵此項兵丁自當嚴行懲治以警其餘查德爾森保等統領兵丁內除都司柯藩所帶三百十六名係侯溫福出來時隨後撤出其餘潰出而仍歸本營者二百五十九名此項潰而復集兵丁雖以傷病疲弱沙汰遣回但查係首先潰散之隊自不應令其優游回籍臣現今造册移知署督文綬

將該兵等概行遵

旨發遣不使倖逃法網蓋軍法貴乎嚴而明令同一潰散之兵不分其情罪輕重惟以傷病之先後為分别是幸而未得傷病者可以脫然事外不幸而帶有傷病者轉當遠戍邊方於情理尚未允協以臣愚見自應首嚴潰逃次嚴先行潰散各兵等見軍律分明方足以服其心而寒其膽至兩次沙汰之三千二百餘名內其有傷病稍愈之數百名懇請仍

赴軍營効用是該兵等各懷雪恥之心尚有天良

况伊等久在行間比之新募之兵究屬遠勝臣已

交額軍統領春寧提督王進泰等詳加驗看將此

項傷病已愈兵丁行文文綬辦給軍裝器械仍令

來營以資調遣此内如有德爾森保隊内潰散之

兵仍行扣出雖懇赴軍營亦不准免其發遣其餘

傷病遣回原營原省兵丁既非德爾森保潰散之

隊自應驗明遣回但究係曾經潰散亦不便與從

前遣回之傷病兵丁一體辦理該兵丁等回營之後如傷病已愈尚可差操者仍令其入伍如其殘廢不堪即草去名糧不得稍存姑息以勵兵心而彰

國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沙汰傷病兵丁分別治罪一摺所稱木果木失事兵丁當分別潰散潰逃二項如查得未出冊內有名而身無驗票者即係潰逃之兵

盤獲立與正法等語自應如此辦理至稱潰散各兵無從查出首潰之人當查首潰之隊係德爾森保山梁之兵潰散最早現移知文綬等概行發遣所辦亦是著文綬等即照阿桂所議嚴行分別查辦毋使倖逃法網惟所稱傷病遣回兵內查非德爾森保潰散之隊該兵等回營後如傷病已愈尚可差操者仍令其入伍等語未為允協此等傷病兵丁其在木果木失事以前者自係舊時打仗受傷至失事後沿途傷

病之兵即保無奔潰而出者縱或因其傷病不為發遣亦當汰回本籍革退名糧即有子弟亦不准頂補已屬格外寬典豈可仍令其入伍當差虛糜糧餉著文綬等分晰嚴查妥辦俾無枉縱

壬辰

上諭內閣曰福康安奏綽斯甲布土司功噶諾爾布卓克采土司甲噶爾布木從噶克土司納木札爾派兵隨征俱誠心恭順甚屬可嘉功噶諾爾布甲噶爾布

木納木札爾俱著加恩賞帶孔雀翎以示優奬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七十三